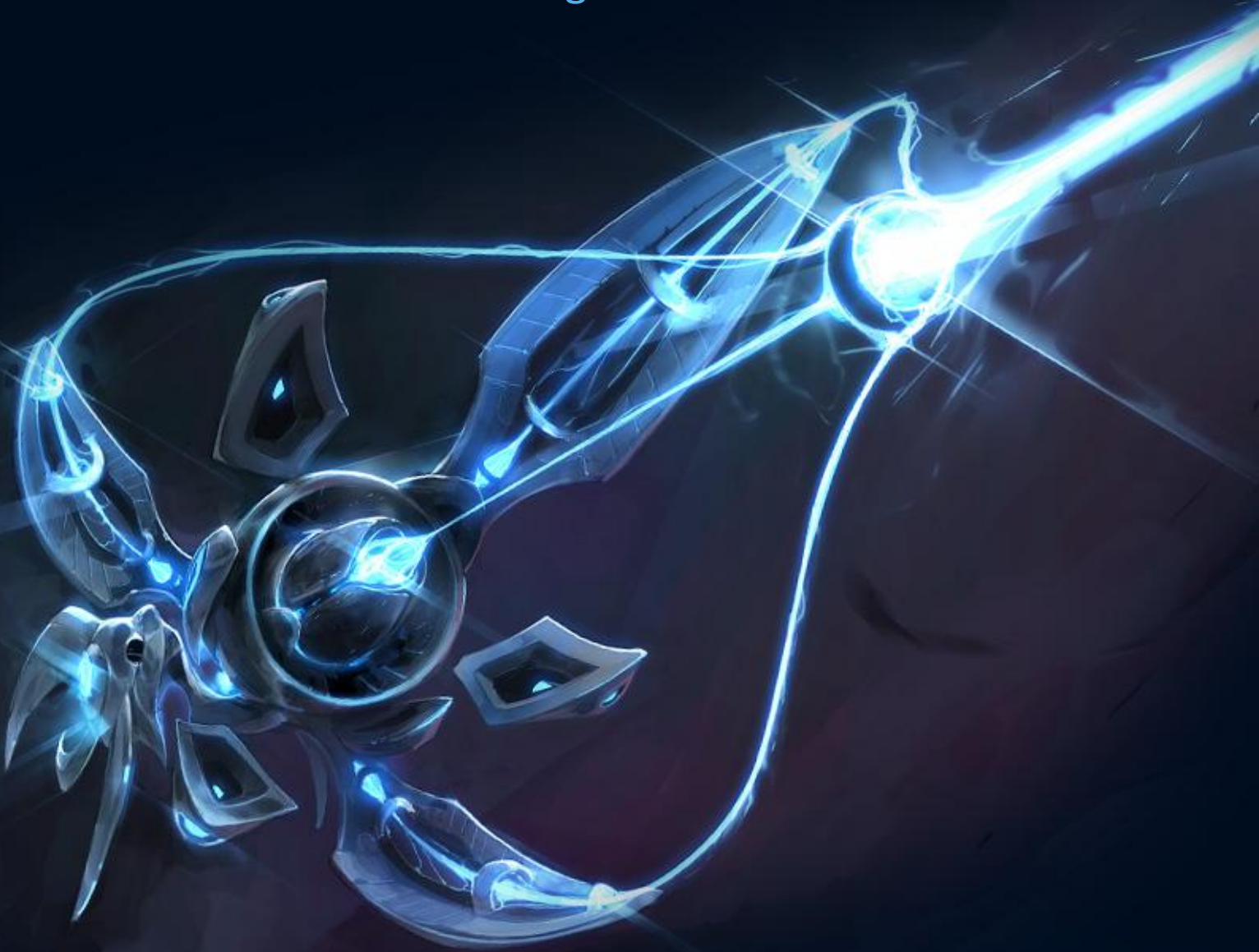




虚空之镜

作者 Hugh A. Todd



纯态号的舰桥不停地颤抖着。

“护盾还能坚持！”船体伤害控制官喊道。他的灵能声音传到了每个人的耳里。

“向指挥部请求空中支援。”弗拉农命令道。为了兼顾船上的圣堂和暗堂星灵，舰桥的人员都被要求使用一种公共的心灵感应语言来传达指令。做为这艘最新星灵战舰的指挥官，弗拉农有义务来保证刚进入团体的成员能够快速融入这个环境里来。在这个黑暗的时刻，不论是信奉还是抵触卡拉的星灵，都需要帮助彼此来存活下来。

弗拉农认为暗堂和圣堂的团结将为星灵注入一针强心剂。或许长老会就是考虑了他在这件事情上的看法、以及过往作为领袖的优秀成绩，才把纯态号放心地交给了他。能得到这样的殊荣让他无比自豪，他希望能让自己的上级看到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坐在指挥官的椅子上，他眼前正在欣赏的舰桥比之前效力过的任何一艘船都要大。星灵坐在整排的终端前工作着，虚空辉光舰是星灵军事工艺的又一杰作。这些终端会在他的椅子附近投射出一个同心圆，让他清楚的看到每名成员的状态。离他椅子不远处是一块半透明的全息屏幕，从那里他可以看到各个系统的数据统计。

舰桥不光看上去精简、同时还非常的美观，折射出了这艘战舰设计的美感。弗拉农对这巧夺天工般的设计赞叹不已。作为一个毁灭性的武器，纯态号却是如此的优雅。当然了，这艘船之所以能够最终成型离不开圣堂和暗堂之间的亲密合作。通过他们的努力，一个科技与美学的完美结合体诞生了。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空中掩护已到达！”一名通讯官报告道。通过卡拉，弗拉农感觉到船员们听到消息后都无比雀跃。如果所有船员都是圣堂的话，那么就算一句话也不说，所有人也能了解到彼此的情感和思想。但既然这艘船是圣堂和暗堂共同设计的，船员也自然也要包括双方的成员。在双剑合璧之下，纯态号将更为强大。

当弗拉农紧盯着这一块屏幕时，凤凰战机穿过一整排正在骚扰虚空辉光舰的异龙。

“太棒了。继续全速前往我们的攻击地点。”

免除了异虫部队的干扰，纯态号很快就抵达了指定区域。

“指挥官，目标已进入射程。”

弗拉农看着屏幕上一排雷兽正从陡峭的山坡上轰隆而下，被系统勾勒出的异虫旁边有着诸如异虫性格和皮肤组成物的详尽信息。

“启动棱镜射线。激活一台熔流力场投射仪。”弗拉农指挥道。船上立马开始执行这道指令。能量开始从纯态号的船身上汇集。

“武器上线后，立即向雷兽发射。”

船身急剧地震动，随即转成了一声谐音的共鸣声。蓝色的能量光芒沐浴着舰桥，注入主水晶之中。棱镜射线穿过位于虚空辉光舰正前方的水晶，射向了下方的目标。

弗拉农在屏幕上看到光束狠狠地打在了一头雷兽身上，但惊奇的是异虫还在继续前行、没有受伤。

“指挥官，它们的装甲太厚了，棱镜射线无法打穿。”

弗拉农审视了下数据，技术人员并没有说错。

他将椅子转到自己的后方。舰桥的尾部放着一张沙发，粗厚的电缆从沙发头部的地方伸了出来。后面则是一面透明的幕墙，透过它可以看到洋溢着璀璨光芒的棱镜核心。

赛尔莫斯是他所认识的最年长的星灵。他的着装与弗拉农所遇见过的年轻暗堂都不一样。就连用来包裹剪短后的神经触须上的封口的图案也是非常的古老。当弗拉农首次接到这项任务时，他就向其他的暗堂打听关于赛尔莫斯的故事。每个人都说他是一位受人尊重的导师，他的教导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弗拉农将视线转向年轻的暗堂。“阿尔泰，我们需要激活第二台熔流力场投射仪。”指挥官柔声说道。

那位星灵还没有答复，长者的心灵感应声音就传到了他的耳边。“我的学徒还未准备好。还不能来操作第二台熔流力场投射仪。”

弗拉农望着星灵长者说道：“我知道学徒一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如何操作虚空辉光舰的能量，但是现在是特殊情况。底下的雷兽数量之多，很轻易地就能消灭掉我们的地面部队。我们是奉命来消灭这一威胁的，一台熔流力场投射仪根本打不穿它们的护甲。”

赛尔莫斯有些怒不可耐。“第二台投射仪也许能为你提供足够的火力来消灭异虫，但代价将是牺牲掉你的船员。”

在弗拉农开口回驳之前，阿尔泰便打断说道：“指挥官，激活第二台熔流力场投射仪。我会尽力来维持控制。”

虽然暗堂并不信奉卡拉，但弗拉农仍能感应到年轻暗堂话语中的一丝焦虑。

赛尔莫斯过了好一会才开口说道：“我提醒过你了。”

弗拉农将椅子重新转到了前方。

“激活第二台熔流力场投射仪，将射线集中在那头雷兽上。”

第二道能量闪现而出、与第一道一同注入水晶，之前共鸣声的音调也改变了。雷兽摇晃了一下，坚硬的甲壳在射线的作用下开始液化。很快异虫就被击穿了，由里至外被烧穿了一个大洞。

“瞄准剩余的雷兽。”

射线再次发射，穿透了异虫的躯体。刚开始由二十四只庞然大物组成的部队一下子就被烧成了灰烬。纯态号继续扫荡着战场，直至最后一头雷兽轰然倒下，变成一团冒着烟的残渣。

“可以关闭射线了。”弗拉农指挥道。

纯态号船身的摇晃逐渐减弱，由于能量的消散，舰桥也一下子暗了下来。弗拉农转身想去祝贺年轻的暗堂武士，但才看了一眼他全身就僵硬不动了。阿尔泰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赛尔莫斯俯身看着地上的遗体说道：“你得到了你的胜利，指挥官。代价只不过是手下船员的一条命。而我需要一名新的学徒。”

说完，长者迈着步子走出了鸦雀无声的舰桥。

* * *

虽然赛尔莫斯没有理会敲门声，弗拉农还是走近了他的舱室里。整个房间没有家具，赛尔莫斯背对着他，坐在房间的中央，像是在冥想。房间内的一堵墙正好对着虚空辉光舰的心脏——棱镜核心。流动的能量在狭小的客房里映照出不同的图案。这种寂静感让弗拉农回想到了他曾访问过的一座萨尔纳加神庙，在房间里你能感受到那份远古的宁静，只不过这次是由席地而坐的暗堂身上所散发出来的。

“勇敢的阿尔泰冒着生命的代价保护了我们的人民，他的牺牲将永远被缅怀。”

弗拉农的一番话立即被房间内的静谧所吞噬。好一段时间长者都没有做出任何回答，就当弗拉农以为他不准备答复时，长者的灵能之声响了起来。

“你管这个叫牺牲？”

“如果我们不消灭异虫，那我们的战士将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剿灭异虫固然重要，但他只受训了两个星期而已。他所展示的能力还远不足以来控制战舰产生的虚空能量。”

“阿尔泰并不这么觉得。而且他在我胜利前，都坚持着完成了任务。”

赛尔莫斯苦涩的笑声在房间内响起。他转过身来直视着弗拉农。“你同意把那些年轻气躁的战士直接送到战斗中来对抗一个无法匹敌的对手？太可笑了。我训练暗堂武士的资历比你一生的时间都要长，指挥官。自从暗堂武士诞生不久后，我就开始授人为师了。这样仓促的行为只会害死这些学徒，就像今天这样。本该在萨古拉斯为暗堂武士传授学识的我，却在这里帮助你杀害他们。我在这里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受到长老会的托付，让我前来帮助你们。”

“舰队里还有其他的虚空辉光舰，每艘都有暗堂武士来引导虚空的能量。他们对此毫无怨言。以你的能力绝对能胜任此任，但你却拒绝了。”

“没错，的确有许多经验丰富的暗堂武士。但他们当中有几个人能控制战舰所生产出的扭曲的能量。至于我不愿意控制虚空能量的原因，你不需要知道。我会保证来训练你的人选。现在我需要继续我的冥想了。”

赛尔莫斯转过身去，继续开始他的打坐。

弗拉农向暗堂长者瞪了好一会，才开始向门外走去。走到门口时，他突然停了下来。

“你的新徒弟马上将折跃到这里。她安顿好之后，我会立马让她向你报告。”

看到赛尔莫斯没有回答，弗拉农通过灵能说道：“赛尔莫斯，我不是你的敌人、也不是阿尔泰的敌人。我的立场站在我们的人民这边，我希望来帮助拯救星灵。”

赛尔莫斯的答复轻声地回荡在房间里：“杀死阿尔泰的不是异虫，指挥官。”

弗拉农对此并没有回答。

* * *

“虚空和卡拉不同。它不会向我们伸出双手、将我们编织在一起。虚空并不会主动地伸出援助之手。一个暗堂武士必须学会如何与虚空如影随形，依靠自己的意志和定力来迫使其为我们提供力量。”赛尔莫斯仍静坐在地上，等待着他的新学徒给予他答复。棱镜核心闪烁的光芒在房间里留下的光影就好似活物一样。

莎拉斯点头示意：“这番话我很熟悉，老师。我们刚踏上虚空之旅的时候，教科书上就记载过这段话。”

“看来他们还在用我的教导来传授新的学徒。”长者顿了顿随即又说道：“你能来到这里，说明你已经通过了暗影行走的试炼了。”

莎拉斯不知道这是不是对她的一个提问，只得连连点头。

赛尔莫斯继续说道：“虚空辉光舰是第一艘由艾尔和萨古拉斯的科学家共同打造的战舰。它从卡拉中吸取灵能，并通过相位水晶来结合虚空的能量。这两股能量将同时注入棱镜核心之中，然后依靠熔流力场投射仪将其进一步放大；最后通过投射仪再传到主水晶上，形成棱镜射线。圣堂可以仰赖他们的科技来维持卡拉的灵能，但为了能降伏虚空的能量，则必须要有一名暗堂来进行能量的传递。没有训练有素的暗堂来引导能量，那战舰所发射出的能量将无法得到控制。你要成为虚空的一面透镜。但你目前对虚空本质的认知还远远不够，如果你愿意学习，我会来引领你走上这条路。

他停顿了一下，看看他的学徒到底听进去了多少。“我们先来做个示范怎么样？让我看看你学到了点什么。”

莎拉斯起身向他鞠躬示意。起初赛尔莫斯没有看到任何变化，随后他开始注意到房间里的暗影开始以一个不同的节奏开始跳动，而不是依照着棱镜核心所造成的反射。暗影开始缠绕她的全身，在她的周围形成一个圆圈。从地面升起的云雾触须开始爬到了她的双腿和手臂上，薄雾看上去就像是一根根细丝一样。莎拉斯抬起了一只手，之前的触须开始与她的身体相融合，模仿着她的动作。催眠般的舞蹈在年轻的暗堂向后踏了一步后陡然停

止了。虚空一下子将她吞噬，就好像她跌入了身后的一张斗篷。暗影已经不只是缺乏光亮的迷雾，而是变成了一个实体，将暗堂包裹在其中。赛尔莫斯已经看不到年轻的学徒了。

但星灵长者用的不光只是眼睛。他在地面上等着，直到莎拉斯准备用手来拍他肩膀的最后一刻才抬起了手。

“非常棒，我的学生。控制、细节、即兴——这些都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暗堂所需具备的几个素养。你所欠缺的是定力和意志。”

赛尔莫斯放开了莎拉斯的手，学徒坐回到了师傅面前。

“我本以为你感觉不到我。”

她的导师点了点头。“的确很难察觉，但当你直面虚空的时候，很多隐藏的细节都一下子明朗了。如果你再耐心一些、对虚空能量的掌控力更高一些，说不定连我你都能骗过。”

“长者斜着脑袋审视着自己的学徒。“你让我想起了一位曾经的同窗好友。和你一样缺乏耐心，但充满朝气、天赋异禀。如果你的技术可以赶上她，那很快你将鲜有敌手。不过你需要当心的是，越是急着来摄取这股能量，所带来的危害也会越大。想要达到你能力的巅峰，你必须放慢你的脚步、谨慎地来锤炼你的技能。

赛尔莫斯站了起来，示意她模仿自己的动作。

“我们就从一些简单的练习开始，让你在更好的感受虚空能量的过程中，学会如何用意志力来控制它们。”

莎拉斯开始效仿了起来，训练开始了。

* * *

“继续向异虫主基地推进。向所有可攻击目标开火，优先攻击临近我方地面部队的敌人。”弗拉农发出了一连串的指令。

纯态号的射线对底下的异虫带来了致命的打击。战舰武器所发出的共鸣声在船舱回荡着，一群跳虫被瞬间撕裂成碎片，然后飞船继续将火力集中在一簇爆虫身上。从屏幕上，

弗拉农看到星灵的阵线正在向前推进，轻易地消灭了那些逃过虚空辉光舰攻击的少数异虫部队。

“指挥官，三座孢子爬虫正在我们的下方孵化。”

弗拉农查询了相关数据然后回答道：“立即通报指挥部。如果这些建筑在我们离开前就孵化完成，那我们就有大麻烦了。”

星灵在战场上的通讯极为有效，不一会儿一队狂热者就赶到了。三两下就把正在孵化的孢子爬虫给消灭了干净。纯态号的射线继续在灼烧着地面和周围的菌毯，以确保敌人无法再在此处发动攻击。

弗拉农转向导航官。“向主巢进发，并锁定其为我们的主要目标。”

虚空辉光舰关闭了射线启动了引擎。指挥官在看到一切进展顺利后，随即转过椅子来观察新学徒的进展。

莎拉斯躺在沙发上。她看上去整个人很紧张，但由于她和卡拉毫无联系，弗拉农不能对她的情况做出完整的判断。赛尔莫斯在一旁与她讨论之前的表现、并给予指导。目前为止，弗拉农对新学徒的表现非常满意。比起之前所有的学生，她进步的速度是最快的。那怕是那些能控制虚空辉光舰最大输出能量的暗堂武士。看到长者教出了个这么好的徒弟，弗拉农放心的将注意力转到战场上。

在星灵地面部队还在攻击外围建筑时，纯态号准备直捣黄龙。如果虚空辉光舰能够摧毁主巢，那么其余的异虫就能轻松的消灭。

“指挥官，我们的射程已经覆盖到中央的主巢了。”

“激活第一台熔流力场投射仪，对准主巢的中心。”

船身又开始震颤起来。弗拉农全神贯注地看着他的屏幕。起初武器穿透了主巢，轻易地烧穿了外围的生物组织。但之后主巢的表皮开始出现变化，带有倒刺的骨质表皮覆盖了整个外围。射线未能对新的装甲造成伤害。

“指挥官，我们的探测器显示菌毯上的那些圆球里正在孵化刺蛇。”

弗拉农看了一眼屏幕上如潮水般的数据。技术员说的没错，这么多的虫卵都在孵化刺蛇；纯态号如果不想办法迅速摧毁主巢，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指挥官转向身后的暗堂武士。

“莎拉斯，如果你操作不了第二台熔流力场投射仪，那我们现在就要撤离了。你能控制住增加的能量吗？”

学徒还没来得及回答，她的师傅就干涉道：“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指挥官。你不可以对我的学生的生命置之不顾，逼着她这么快就控制如此之多的虚空能量。你难道忘记阿尔泰了吗？”

弗拉农试着平息内心的怒火。“如果不是有同胞受到威胁的话，我是不会让她冒这个风险的。如果底下的异虫幼虫孵化成功，那它们会攻击的不只是我们，还有地面上与敌人交战的战士们。”

“那如果第二台投射仪的威力还是不够呢？你这不是白白的葬送了她的性命。”赛尔莫斯冷冷地回答道。

弗拉农终于忍不住了，他喊道：“长者赛尔莫斯，我是这里的指挥官。我会对战场的风险作出评估并肩负所有后果！”

暗堂长者还未开口，莎拉斯就愤怒的说道：“够了！导师，谢谢你的一番好意，但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指挥官，请启动第二台投射仪。我会尽全力完成使命。”

赛尔莫斯连连摇头，但没有继续阻止。

弗拉农转身开始发布命令。传遍整条船的共鸣声的音调陡然提高了许多。主巢的护甲在能量射线的攻击下开始融化了，随之而来的一股爆炸整条船上的人都能感受的到，纯态号的目标变成了一团着火的生物质。

弗拉农在确认主巢和幼虫在爆炸中都被烈火所吞噬后，马上下令关闭了棱镜射线。他找到了身后的两名暗堂，非常欣慰地看到莎拉斯还活着。不过她整个人浑身在发抖、皮肤苍白、全身乏力，不过至少她还能自己站起来。

赌博成功了。

弗拉农将椅子转到前方：“导航员，返回基地。”

* * *

弗拉农找到老暗堂武士时发现他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冥想。指挥官在想赛尔莫斯除了冥想和传授知识之外就不做别的事情吗。弗拉农等了一会，想看赛尔莫斯是否愿意和他说说话，但这位星灵老古董似乎并不想搭理他。

“我为我在舰桥上的情绪激动一事表示道歉。”

赛尔莫斯开口了，但仍然保持着冥想姿势。“没关系。虽然你拿莎拉斯的生命做赌注，但至少你赌赢了。”

“这有关系，赛尔莫斯。我明白我要求的是什麼，尤其在阿尔泰死的这件事情上。有时候我不得不让我的属下承担风险，但我并不是不计后果地这么做。”

赛尔莫斯还是没有从他的座位上起身。“我们在打仗。每个人都在危险之中，包括我的学生。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死。这是宇宙的法则。我只是不喜欢生命被浪费。”

弗拉农向房间里跨了一步，走了赛尔莫斯的视线范围内。“对于一个像你这样培养了无数年轻星灵的导师，在谈到死的时候竟然是如此的超然。”

这位老暗堂转过他的头，望着指挥官的眼睛。“你是一名作战指挥官，想必见识过死亡，看到无数的战友最终归入虚空的拥抱。”

“是的，我见过。但我在他们死后并没有忘记他们。我为他们哀悼，为他们祭奠，就因为他们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

弗拉农似乎在这位老星灵的脸上看到了一丝情感的抽搐，但他不能肯定。

“指挥官，在我学生的这个问题上我会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暗堂并不像圣堂一样易于情感流露。在过去的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我见证了太多的死亡。”

弗拉农摇摇头。“我也遇到过许多的暗堂，即便他们并不与卡拉分享心灵，但我知道他们的情感和其他所有的星灵一样强烈。恐怕是时间让你对生命的消逝变得更加敏感吧？”

“也许是吧，指挥官，不过这不关你的事。我感谢你愿意倾听我的内心。”

“我的船员对我很重要，所以我要对他们每个人的健康，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上的，都要负责。”

“你大可对我的心理健康放心，指挥官。要是我真的情绪低落，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而不会让你在我面前晃悠。还有别的事情吗？”

弗拉农感到了一种挫败感，因为在他和他的暗堂船员们之间缺乏一种内在的联系。虽然他知道赛尔莫斯在承受一种情感的创伤，但没有卡拉提供的深层次的灵能联结，他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开这位老星灵的心结。

弗拉农点点头。“好吧。只是请记住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如果只是谈话的话。”

赛尔莫斯没有回答，只是重新回到了冥想的状态。弗拉农离开后，整个房间后陷入了一片寂静。

* * *

赛尔莫斯坐在自己房间中的中心无风区，一直等着直到莎拉斯跟上了他的冥想姿势后说道。“你今天做得很好。我原本以为你在掌控两个投射仪时会有危险，但你成功地克服了挑战。不过，千万不要因此而有了自己成长得更快的假象。很少有黑暗圣堂武士能完全控制虚空辉光舰的全部力量。有些人甚至为此丧命，因为他们的意念无法集中虚空的原始能量。”

莎拉斯不安地动了一下身子，但没有说话。

赛尔莫斯摇了摇头。“你是在用自己的愤怒来控制虚空能量。我能看到你的愤怒给了你将它们完全掌控所需要的那股力量。这么做一时半会能管用，但你的热情最终会消退。”

赛尔莫斯审视着他的学生。“让我们尝试另一项练习吧。在你的双手之间创造出一股虚空能量流。”

莎拉斯伸出了手臂，双手以双肩的距离分开。当她集中精神时，一缕缕阴影在她的左手指尖环绕，直到成股的阴影线条达到临界物质状态升起。黑暗的卷须在她的双掌间流淌，从左到右，从一侧出现然后在另一侧消失。

赛尔莫斯点点头。“很好。现在将它变成若干条更小的线束，然后像编绳子一样编织它们。”

莎拉斯皱了皱眉。黑暗的能量线体分裂成许多条更窄的卷须，不一会，它们开始同步震动。新形成的能量带比之前的更宽了，并且单个的阴影线束一起形成了一股交织的流体移动着。

“不错。意念保持住。这根绳子很结实，它不会折断，因为你的专注力支撑着它。”

带子更紧了，能量从一只手流向另一只手的速度更快了。

“现在，改变流动的方向。将能量从你的右手引出，然后在左手消失。”

莎拉斯努力地遵从着指示。线条慢慢地松软下来。能量的运动停止并反向，但动作有点变形，流体开始变得紊乱。

赛尔莫斯指着她的手。“别，你必须……”他欲言又止，因为在这位年轻的星灵脸上浮现出了领会的神情。绳子立即变紧，能量流动得更加平顺。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流体比之前变得更粗了。

“非常好。”赛尔莫斯的口气流露出一丝敬佩的味道。

当莎拉斯放走虚空能量并且卷须消散的同时，她的皮肤泛起自豪的红光。

“我的学生，你又一次展现了自己高超的领悟力。我原以为你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掌握这些概念，但你却是我教过的所有学生中掌握速度最快的。不过，我还是要给你提个醒。有时候这种大跨步式的进步会很有帮助，但只靠灵感或顿悟是不能长久的。如果你没有练习到足够的定力，能力就会退化，而虚空将会吞噬你。”

赛尔莫斯的学生思考着这番教诲，整个房间陷入了沉寂。

终于，莎拉斯开口了。“如果掌控这种程度的能量是危险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让两名黑暗圣堂武士同时操纵能量呢？”

“那样就会有另外的危险。”赛尔莫斯的脸色立马变得不安。

他站起身，转头面向远处的墙壁。“我有几百年没和人说过这件事情了。但是你却让我想起了她。”

赛尔莫斯恢复了下情绪然后继续说道。“那时我还年轻，暗堂们还在进行着虚空能量的实验，还在探索使用虚空能量的不同方法以及虚空深层次的奥秘。我花了无数年进行深度冥想，追寻虚空流。但我并不孤独。

“纳娜萨曾是我的亲密好友，我们一同训练；我们甚至在同一天通过了我们的暗影行走试炼。她在很多方面和我截然相反。我是用走的她就用飞；我喜欢有条理性的稳定而她则喜欢灵活多变。她是出于本能地发现了自己的力量，能够做到还没问就知道要回答什么。在那个时候，我们暗堂武士是极其独立的，倾向于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但是纳娜萨和我两人在很多方面都非常互补。我们在一起能完成独自一人所不能完成的事情。我当时在研究一种石头，通过这种石头她可以在向虚空更深处投射意识时为自己做个锚点。”

“但是，我们的研究将我们引入了危险的领域。我们发现的若干技术暗示我们可以合体融合成一个黑暗执政官，拥有远超常理的生命期限。当时，结合成为黑暗执政官的行为是被禁止的，因为他们将会获得巨大的力量。但是我们暗堂武士从不惧怕任何教条的束缚。纳娜萨着魔了，催着我们开发这种技术。最终，她做好了举行变形仪式的准备。”

“在她才华的激励下，我接受了她的安排，希望通过合体能解决逻辑和精神上的任何问题，但是最终我辜负了她。在我们刚开始仪式时，我就发现我无法完成它。在我内心深处充满了一种恐惧——那是对失去自我，或者更糟，毁灭我们俩人的担心。我尝试想让纳娜萨恢复理智，中止那个仪式，但却让她产生了一丝恨意，她执意要继续下去。她不想让我的节奏拖慢她，于是她获取了远超她本能控制的力量，最终那股力量吞噬了她。在极度悲痛和失落中，我发誓永生不再拥抱虚空的能量，而只是教授其他人如何安全地掌控它们。”

当莎拉斯在回味赛尔莫斯的故事时，整个屋子一片寂静。

莎拉斯先开口了。“老师，我觉得你并没有辜负她。我想是她辜负了你。”

“这不重要。主要是她死了而我没能救她，但我可以教你避免她的悲剧。”

再一次，整个房间又是一片寂静。棱镜核心的反射光，光影绰绰，如同水面的波纹在墙面上荡漾。

“老师，那——”突然一场使整艘船都摇晃的震动打断了莎拉斯的提问。战斗警报随即响起，赛尔莫斯和莎拉斯飞速赶往他们的战斗位置。

* * *

当两名黑暗圣堂武士赶到舰桥时，整个地方一片混乱。

“异虫正从全方位袭来。地面部队正在坚守，但敌人援兵不断。水晶塔 3 号、4 号和 5 号已被毁，”一名舰桥机组人员喊道。

莎拉斯跑向专注长椅，赛尔莫斯则帮她调整界面。

在注意到赛尔莫斯和莎拉斯之后，弗拉农快速地下达了一连串命令。“启动棱镜光束，暂用一个熔流力场投射仪。识别所有目标。优先级设先为正在攻击水晶塔的异虫，然后再设为骚扰地面部队的敌人。警戒任何异龙。”

舰桥机组人员快速地执行着他的命令。棱镜光束那熟悉的音调开始增大到浑厚的轰鸣声。在他的屏幕上，弗拉农可以看到能量光束正倾泻到下方的异虫上，将它们划得皮开肉裂，力图堵上那似乎无穷无尽的满是各种尖牙利齿的异虫洪流。虽然光束对付异虫很有效，但也只能延缓它们的进攻而不能打败它们。因为当虚空辉光舰的武器对准一个目标时，目标异虫存活到最后一刻的时间足以又让两只异虫重新接替它的位置。

星灵部队英勇地坚守着他们的阵地，但他们在数量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弗拉农开始转向黑暗圣堂求助。

“异虫数量太多了。我们必须让第二个投射仪上线。”

弗拉农等待着预想中的另一场争论，但赛尔莫斯却只是点了点头。莎拉斯保持着冷静和放松的状态，也同意了她的提议。

指挥官转身回到作战状态。“激活第二个熔流力场投射仪。继续选择优先目标。”

武器的轰鸣声改变了，全新强化的光束喷薄而出。这一次，异虫的护甲无法再抵挡强大的能量，成批的异虫袭击者哪怕是刚刚冒出地面都被烧成了灰烬。星灵部队开始先前推进。

“指挥官，有一波巢虫领主正在赶来。”

弗拉农打开相应屏幕，研究着敌方的进攻部队。整支部队布满了天空。这些巨兽悄无声息地飘向它们的目标。它们将黏液包裹的共生体巢虫朝下方的光子炮吐去，而那些防御火炮是被部署来保护星灵基地远处的边缘区。那些光子炮台还没怎么反击就被摧毁了。

“巢虫领主没有防空能力。前往攻击。一进入火力范围立刻开火。”

纯太号的引擎开始轰鸣，战船朝着章鱼似的生物群飞去。

棱镜光束又一次喷薄而出，轻而易举地划穿了甲壳、尖牙还有利爪。弗拉农查看着数据。虽然巢虫领主面对虚空辉光舰时毫无自卫能力，但纯太号也没有能力在它们飞到星灵枢纽上空之前将它们全部消灭，而星灵枢纽则是星灵基地的心脏。空中的目标太多了。弗拉农转身望向专注长椅。

“我们需要激活第三个熔流力场投射仪。我明白这种危险，但这是拯救我们基地的唯一办法。要是没有额外的能量，我们无法阻止异虫吞噬大枢纽。我们在上一次进攻中取得的进展也都将白费。”

赛尔莫斯没有回答，他只是看着莎拉斯。莎拉斯，在精神专注的状态下皱了皱眉，简单地表示了同意。

弗拉农大声喊道他的命令。“启动第三个熔流力场投射仪！”

所有人立马感受到了结果。充斥整艘战船的棱镜核心的音调变得更加高亢，震得所有船员的身体发颤。光束向前喷出，将整只巢虫领主吞噬。它们拥有的甲壳并没有延缓它们的死亡，虚空辉光舰的武器将这些空中巨兽们一个又一个地烧成了灰烬。

突然，光束开始变得断断续续。一声痛苦的哀怨夹杂在船体的震动声中。弗拉农背后的一声尖叫让他猛地转过座椅向后望去。

莎拉斯不再是放松地躺在她的长椅上，相反痛苦地扭曲着身体。黑暗的紫色能量卷须在线缆和她的头部间形成一道弧光，绕满了她的整个身体。

赛尔莫斯弯着腰望着莎拉斯喊道，“稳住能量；用你的意志引导它！你必须控制它，否则它就会吞噬你。”

弗拉农看到虽然她尝试放松，但一股新的看起来就像是浓缩的阴影一般的暗流绕着她全身流动，不断有闪电般的闪光充斥其中，而她再一次发出了痛苦的尖叫。

“我控制不住它！它在脱离我的掌控。求求你，老师，救救我。”

赛尔莫斯扭头望向弗拉农，但指挥官摇了摇头。“我们需要光束直到敌人的攻击部队被完全摧毁。坚持住。”

赛尔莫斯又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回到他的学生身上，毅然地将他的手放在她的头上。扭曲的能量瞬间也将他包围。但是暗影能量在接触到赛尔莫斯的部位时，都表现得更加稳

定。卷须开始在两位黑暗圣堂武士之间瞬间跌落，缓慢而有节奏地膨胀着震动，如同有韵律一般。棱镜光束的颤栗音调变得稳定。

弗拉农听到一名船员报告道，“所有目标已被摧毁，指挥官。”

他一听到消息立即转过椅子说道。“快，关闭投射仪。”

没了光束的噪声后着实让人轻松了许多。但舰桥并没有安静下来。一声奇怪的音调从专注椅处传来，而当指挥官望去之后，他明白了原因。

莎拉斯伸出手抓着赛尔莫斯的肩膀，他们双目对视。阴影的卷须仍然在老师和学生间绕动，但现在虚空能量变得更明亮了。两位暗堂的眼睛发出的光芒更加强烈，一缕缕红色的火焰开始遍布他们的四肢。

赛尔莫斯喊道，“抵抗它！我知道我们身上的这股力量是什么。我知道虚空的吸引还有它承诺的毁灭力，但你必须抵抗它。”

莎拉斯回喊道，她的灵能语音声调变得更加低沉。“虚空召唤着我！它召唤着我们。我们可以变得更加强大。我们一起，可以成为一个拥有无限虚空能量的存在。”

赛尔莫斯摇了摇头，试图打破正在这两位黑暗圣堂武士之间形成的特殊连接。“我们会失去自我的。你会迷失的。放手吧。回到你仅有的实体形态，仅此足矣。”

他的话肯定对莎拉斯起了一些作用，因为暗影能量升腾的卷须缓缓退去，阴影也消散了。

不一会就只剩下了两名筋疲力竭的黑暗圣堂。

* * *

莎拉斯找到她的老师时，发现他正像往常一样冥思打坐，他的宁静充满了整个房间。莎拉斯跪在老师身边，静静地等着他说话。

“你做得很好，我的学生。很少有像你这样缺乏足够历练却能完成如此程度的任务。”

莎拉斯低下了头。“但我还是失败了。我没能做到专注。我几乎导致了自我的毁灭。而当你冒险挽救我时，我差点也连你一同毁灭。我很羞愧。”

赛尔莫斯叹了口气。“你没有半点羞愧的地方，也没有令我的教诲蒙羞。你试图完成的是远超你能胜任的任务。就像纳娜萨一样，还没开始走就学着想飞了。没有耐性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只是一次需要铭记的教训。毕竟在最后一刻，你成功地抵住了摆在你面前的力量的诱惑。在这点上你成功了。”

莎拉斯抬起头。“那你呢？老师？在过去的无数年里，你一直操控着虚空能量。我有没有导致你违背了你的誓言呢？”

“我是自愿违背曾经的誓言的。而且今后还会这么做。是时候做出改变了。我意识到我们必须忘却过去的伤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己。是你帮我放下了萦绕我心头多年的痛。”

莎拉斯站起身来恭敬地鞠着躬。“谢谢您，老师。谢谢您挽救了我，还有对我的指导。”

赛尔莫斯也站了起来回敬了一躬。“也谢谢你让我明白的教训。现在，让我们讨论一下能量是从哪里逃离了你的控制，以及你下次应该怎么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吧。”

* * *

当门声响起时，弗拉农从他的桌子前转过身回答道，“请进。”他很意外地看到赛尔莫斯走了进来。

老星灵往房间里走了几步后鞠躬道。“我是来向你表达感谢的，弗拉农。”

弗拉农一脸惊讶。“感谢什么？感谢我差点害死你和你的学生吗？”

“不。我想感谢你的耐心和理解。我之前在有些事上为难了你。虽然我身为一名导师，但我在过去的几天里从你这里学到了很多。等我完成莎拉斯的训练之后，我希望留下来做纯太号的虚空透镜，如果你愿意的话。”

弗拉农听完赛尔莫斯的陈述后恭敬地点了点头。“这艘船将会非常欢迎您的加入，不仅仅是以透镜的身份更是以一名老师的身份。我确信我们所有人都能从您这里学到更多。”

“你的船员们都很勤奋，但他们想要成为我的学生的话，必须得努力表现才行。”

自从这位暗堂老古董登船之后，弗拉农这还是第一次从他的话里感受到了一丝幽默。太好了！